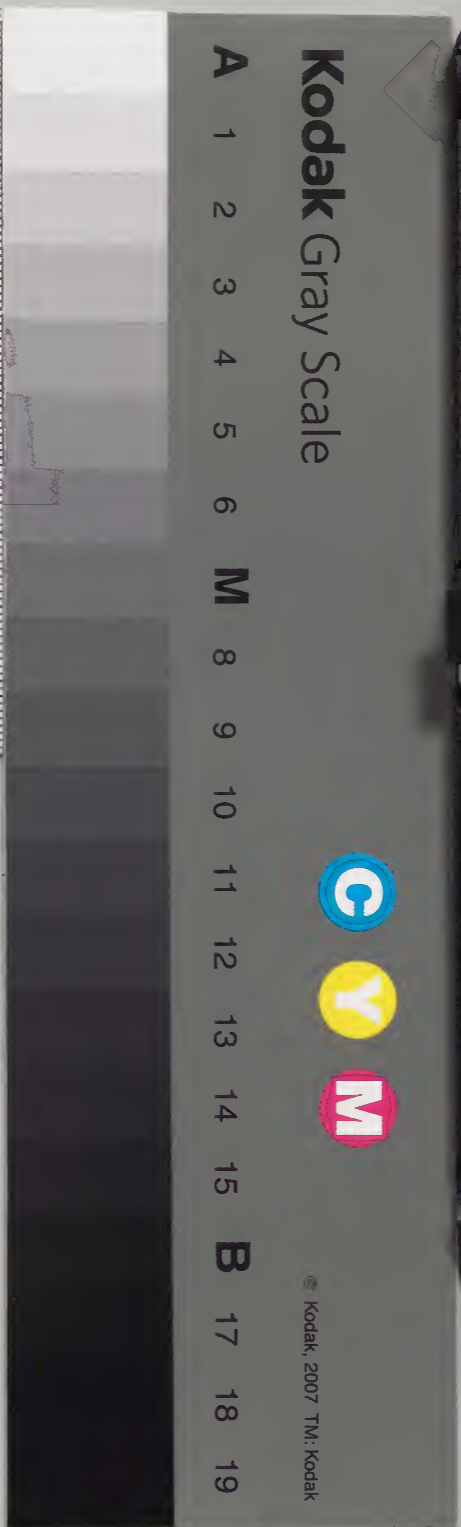


東文選

七十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777
冊數	130 ( 79 )
函號	圖116 1





東文選卷之七十九

記

農隱記

權近

吾同年金君篤清介自守不遇於世嘗自嘆曰達則行其道窮則力於農士之常也乃退而耕於尼山之野自號農隱國家改玉敦尚文治授君以公州道儒學教授之任君又言曰大而燮理陰陽小而教育人材雖其效有廣狹其及物則同皆吾儒者事也吾平日所學雖不得施於一時苟可善於一鄉斯足矣即起而應命以詩書禮樂之教孝弟

忠信之道訓勵後進孜孜無倦有年矣戊寅夏使人請於陽村曰生民之本莫重於農士之不得於朝者必歸焉予之務此亦久矣今承朝命來莅鄉學年既衰暮不可以勉亦將辭之還于畎畝課農桑訓兒孫以終吾餘齡耳昔樊遲請學稼吾夫子以不如老農責之彼以方剛之歲而從聖人不問其遠者大者而惟是之請則其麤鄙甚矣責之也宜伊尹以聖人之資以天下自任然且耕於莘野以樂堯舜之道孔明以卧龍之德躬耕南陽不求聞達於諸侯是二人者微湯之聘與先主之顧則

皆終身於農而已矣故不遇人主之知不修子弟之業者舍農將何為哉自媒於仕宦非所貴也自汚於工商非所屑也去而自陷於異端之流非所安也春而耕秋而穫上以供征輸下以給妻孥或山而採或水而漁或携筇以獨往或挈榼以相邀無辱以當貴樂志以忘憂不知軒冕珪組為何物此吾村中之樂也子能記之否歟予聞之高其節慕其風邈乎不可攀矣君之少也嘗掌書記有能聲又為書狀不辱命有用之材殆可展也卷而懷之勤力以食其守如此不苟慕伊葛之遇不苟為

沮溺之潔者也若予也竊位苟祿無補於世而不  
知止寧不爲之赧然歟安得掛冠而往賦良耜之  
頌歌擊壤之謠以與君相從於寬閑之野乎

清河縣義倉廨舍記

己巳之冬予謫寧海明年春量移興海遵海而南  
歷所謂清河之境時因倭寇濱海之地鞠爲榛莽  
寧興始城甫一二年僅有遺氓復業者若清河等  
地閭然無人賜環之後聞清河又城以招集其流  
民也今年夏樂正金君袖一詩來示即黃鸝李公  
題清河義倉廨舍之作也稱道其宰閔侯政績頗

詳水泊戰艦陸置屯戍禦侮之道備矣流亡旣復  
耕鑿旣安撫字之方得矣設義倉以惠貧窮立廨  
舍以待賓客守今之職靡所不舉讀是詩可以想  
其爲人也予爲之歎曰凡物之盛衰必有其數否  
傾則泰理之常也沿邊之地播蕩久矣方今聖運  
龍興革舊鼎新海寇讐服邊塵晏清選用良吏以  
任民治使前日荆棘之藪化爲桑麻之區復泰之  
期適當于今斯民之幸至矣而况義倉之設尤便  
於民贏而收歉而散雖有凶荒民無捐瘠固良法  
也閔侯孜孜以舉行後之繼者守而勿墜將見民

生富庶以登壽域可期矣予嘗踐歷其境目其殘廢惻然之念未嘗忘于懷今觀是詩寧不爲之喜慶耶樂正請記因書此以歸閔侯諱天佐榮州人也予雖未相識樂正純謹黃鸝端介未嘗輕於譽毀則閔侯之爲人亦可信也洪武三十二年後五月旣望

克敵樓記

吾友鄭君守弘以省郎出守安城政績旣效民賴以安修其廨舍東樓使其學之長鄭翰走京都致書於陽村之弟曰樓本居昌慎君仁道爲宰時所

置也至正辛丑紅賊陷松都乘輿播越賊遣先鋒稱使者侵掠諸郡由此而北三十餘州望風而降至有以公服出迎滔天之勢汎溢而南將舉國淪胥而莫之遏惟此邑率先奮義佯降宴犒醉而殲之賊由是不復南下國家得成興復之功褒其義烈陞爲知官明年癸卯慎君寔來以作斯樓則斯樓也所以旌敵愾之功陞秩之榮也不可以不重然慎君能作而不能名又不能記其事以示于後今旣歷三紀之久老者逝壯者老矣又歷而又則斯邑之有功於國斯樓之有重於邑者後之人將

無繇知之矣於是仍舊葺治易朽以堅名之曰克敵願得吾子文以爲後徵俾邑人代代毋忘其前烈若夫近則山鎮東北蒼松喬木蒼蔚深邃南有大川自東而西小吏十餘家點綴於內平田數十頃延袤於外桑麻接畛禾稼盈畦春而耕夏而耘朝而往夕而還凡邑人之有事於其中者皆可俯而窺也遠則天興青龍群峯闖然若朝若揖屏擁而環列極目無際此斯樓之勝槩也昔韓文公未登滕閣而記之幸不以未寓目爲辭予惟王氏有高麗五百年間被寇之劇無若忠烈庚寅之哈丹

恭愍辛丑之紅賊鐵嶺失守哈丹闌入若外虛邑及至原州冲甲以匹夫奮臂而呼克殄厥醜至今美之松京旣陷紅賊亦熾分兵而南所嚮風靡如决江河滔滔莫禦而此邑之人效忠殲賊屹爲大坊以遏其橫流之勢功烈之偉視冲甲無讓所當大書特書以爲萬世之勸者也吁忠義人道之大節王教之大端也鄭君早以忠孝之資講明仁義之學立志之高勵節之確固已卓然不群矣今其莅政于茲首徵是事特揭而名之于斯樓以勵後人於無窮是亦可書也後之登斯樓者想前人之

烈思鄭君之志有所感發於秉彝好德之良心則忠義志節之士林林而出矣其有裨於王化爲如何哉或曰克敵之效必待夫危難而後見是曠世而僅有焉者也節義之士雖有所感發將何所現其志歟予曰事有大小其理則同凡物欲之有害于吾心之天理者皆敵也貪黷之害廉苛暴之害仁阿私之害公偏曲之害正皆人所當爲敵而克治者也觸類而長推之事物則日用之間凡所以自勝其私以復天理者無適而非克敵之功義不可勝用矣孔子語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請以是

爲事則鄭君之志殆庶幾矣洪武三十一年蒼龍  
戊寅後五月望

德方院記

院館之設所以待行旅勞者有所憇宿者有所寓  
雨而得其庇暘而得其蔭盜賊之無其患虎豹之  
無其害商旅之利無大於此者矣故爲王政之所  
重亦佛教之所善也我國之典特優院吏賜田免  
役俾修館舍往往又有慕佛爲善之徒旣作院宇  
又治園圃有菜以供人客有芻以餽牛馬其利於  
人大矣爲善之報亦豈少哉神印宗都大師然公



性度慈仁德量宏大濟人利物孜孜無已老而安  
於桑梓之鄉即鷄林也鷄林距蔚州僅百里凡往  
還者必宿而達魚鹽之貿易防戍之更代騎徒負  
載前後絡繹古未有院無所於寓必寄宿於民廬  
暑雨之蒸濕風雪之慘慄行者有請寓之艱居者  
有侵擾之憂人皆患之然公欲於中路而作院以  
便往來迺相地於德方里之路北前臨大川後有  
竹林其山繚繞其區平行公迺樂之伐材埴瓦以  
興營作始於甲戌冬終於丁丑秋涼燠異所尊卑  
異處炊爨之廚馬牛之廐莫不咸備又今其徒勤

謹而好善者居而主之夏蒔蔬菜冬積薪芻以施  
人畜永世無墜公之德惠及物之博此亦可見矣  
不遠千里請記於予予敢不樂而書之

五冠山聖燈庵重創記

建文元年己卯冬十有一月辛未都承旨臣文和  
以王命召簽書中樞院事臣近傳旨若曰五  
冠山聖燈庵蓋自前朝太祖王氏始置予在潛邸  
圖新厥屋迨茲有成施以土田奴婢爾宜文之垂  
示永久臣近俯伏受命而退謹誓庵之舊籍五冠  
山之西峯有石屹立銘利如戟人謂之戟岩其山

脊迤邐而西折而南接于松嶽王氏太祖統一三  
韓肇建都于松嶽之陽術士進言戟岩突起乃當  
地脉第二順龍肺肝衝天而立是爲三災發作之  
所若欲禳之宜豎石幢於是就其陽崖巨石之上  
樹石柱四方列如屋置長明燈以鎮戟岩之災且  
以明君相繼忠臣不絕爲願故王氏世世今太府  
寺供其燈油致和戊辰侍中尹碩相忠肅王至順  
庚午侍中韓渥相忠惠王皆與兩府諸公添其油  
錢列名于板洪武癸亥侍中曹敏修等又與兩府  
出來若布以續其用韓山李穡爲文以記簽書柳

珣等又爲作屋是聖燈之爲世世所重蓋如此今  
我主上殿下以元良之德勇智之資惟忠惟孝  
佐太上王弘濟多艱誕膺天命式啓朝鮮億萬  
年之業嘗在潛邸以賢與長謳歌悉歸益崇謙  
德率履不越惟有利於國家是圖是力迺於戊寅  
孟春始新茲庵及秋八月遂承太上王命傳即  
寶位明良相遇更新政化庶績咸熙四方無虞聖  
燈之效蓋不誣矣其所重營佛宇三楹掛以新畫  
釋迦三尊十六羅漢十大弟子五百聖衆都會之  
像東付翼室三楹所以寓僧也西付三楹所以爲

燮也納田百結奴婢十九口所以續聖燈而求食  
輪也嗚呼自王氏始置此燈子孫相傳歷五百年  
而遇惟新之朝凡所以先賁法事益圓且備則其  
所以利益邦國者益大且久 聖壽之長國祚之  
永當與此山此燈同垂罔極而不拔矣臣近拜手  
稽首以言是月己亥

獨樂堂記

或嘗語予曰宋之司馬君實范希文俱以儒術位  
宰相道德勲烈亦與之相上下范公之言曰先天  
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志大而其仁廣

宜其致君澤民以濟四海也夫聖賢之道非貴乎  
獨善欲以及人焉爾故朋來而樂者孔子也與衆  
而樂者孟子也二公皆學孔孟者也范公之志其  
大如此司馬公乃以獨樂名其園何哉予曰君子  
之樂有本有末得於胷中者本也見於及物者末  
也自其胷中之樂推而至於及物則天地萬物猶  
吾一體無一不在吾樂之中而人同類也其及宜  
先故有明遠來可樂也英材教育可樂也形於一  
時而樂只之詠作矣及於後世而樂利之澤遠矣  
至其及物則大而鳥獸魚鼈之咸若微而庭草之

不除是物與我皆囿於大和之中而得其所其可樂也爲如何哉然及物者難盡也有吾樂未充而爲吾之憂者焉博施濟衆堯舜猶病況其下者乎若夫得於宵中者不隨物而有變常浩然而自存內省不疚俯仰無忤此獨樂也范公極於及物言之司馬專於自得明之非有自得之樂者不能極於及物二公之言互相發也雖然樂之自得亦有淺深之異孔門高弟親炙聖人而其所造亦各不同車馬衣裘共敝無憾子路之志可謂大矣然視曾點童冠詠歸宵次悠然之樂則有閒矣是皆於

及物之際見之爾若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卽與孔子疏食飲水曲肱而枕樂亦在其中者殆庶幾矣是真自得於宵中而獨樂者也千載之下濂溪先生蓋嘗知此每令學者尋孔顏所樂者何事而二程夫子有得於此夫濂溪宵中洒落如光風霽月唯其如此然後可以造孔顏樂處矣此非本歟或唯唯而退旣後日子謁丹陽禹相公時公罷相閑居有年矣以獨樂扁其堂命予曰吾雖慕司馬氏然其意非盡出於司馬也春朝看花花可樂也而花不與吾同樂秋宵看月月可樂也而月不

與吾同樂雲峯之奇松雪之秀可樂翫也珍禽之音好雨之聲可樂聞也凡物之接耳目而樂吾心者雖不可窮而無一物能同吾所樂則得不謂之獨樂乎書可獨觀而不必講論也詩可獨吟而不必唱酬也酒可獨斟而不必有賓客也晏而起倦而睡或涉于園或偃于床唯意所適與影而偕此吾閑居而獨樂者也感懷今昔興亡得喪之變無窮往者既皆夢而非真則來者又可保其爲實耶猥以無能以玷顯位而獲免以懼患難而獲全遭遇聖明之朝以老大平之世幸莫大焉弔前人於

既往慶餘喘之尚存視一世之營營獨無求而自足此吾撫躬而獨樂者也予爲我記之予不獲辭爲進其嘗所與或人論者因告之曰夫人有欲則其心紛擾而多憂無欲則天理自明隨處泰然而可樂惟公早以周程之學講究孔顏之樂方其貴也以此希文之志而爲憂樂君實之德而爲事業及釋位而去也窮抑困厄極其慘酷而公處之恬不動心悲歡榮辱自外而至者如寒暑晝夜更代乎吾前而吾無忻戚於其閒惟自信自謙以全吾胸中之樂此衆人所不知而君子所獨得也又况公

之功成名遂而身退優游怡養以樂餘年亦與司馬公洛中閑居之日無以異焉宜乎以此名其堂也吁吾心之樂充於中而形於一堂之上苟得推之天地之大萬物之多可使熙熙同於一堂之上也

雨亭記

平原趙公安石嘗得有元翰林學士趙子昂所寫大雨賦手卷一軸寶藏之久矣一日携以示予且請所以自號者將以求詩文而綴其後也余曰此繼雨賦之後宜以雨名其亭而號之也公欣然曰諾願終惠一言余觀夫天地之化氤氲塊垺升而

爲雲降而爲雨澤下上而潤萬物發榮滋長暢茂秀實甘苦薰蕕洪纖動植九有形於兩儀之間者莫不待是以遂其生故易言乾道之大必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其言聖人之德亦曰雲行雨施下平也雨之功用大矣哉至若人事失於下天道戾於上恒陽以若旱魃爲災草木焦金石流物無不瘁民靡孑遺于斯時也霈然以霑群槁咸蘇澤物之益爲如何哉昔殷高宗相傳說而謂之曰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其倚望也重矣其取譬也切矣吁乾道之所以能生物者元也人道之所以能

利物者仁也乾道之元動於氣而雨澤施焉仁之心現於事而政教行焉故爲君者必體乎元以行其仁爲臣者必調乎元以行其政然後君之德可合於乾之聖人臣之功無愧於殷之賢佐其所謂雲行雨施之效大旱霖雨之功亦可親致之矣吾欲以此記諸亭上公宜勉之至若霏微洒簾庭苔晝寂而宜碁浙瀝滴階簷梧夜響而宜琴炎蒸已洗清颺洒然或宜置酒或宜哦詩驟而珠跳踈而絲散徐疾間作變態不常隱几而坐蕭然自樂者此閑人逸士幽真者之所爲非可爲公道之者也

然公以開國元勳位乎公輔而志在丘壑不欲居其成功他日致君澤民之餘懸車綠野之中亦當以琴碁詩酒自樂於此予將披蓑扶藜往閒客席更爲賦雨中之閑興也蒼龍辛巳秋九月重陽日

### 大和樓記

蔚爲州東南際巨海去王京最遐距州之西數里有大川南流東折而入海其東折也水尤宏闊而澄深曰黃龍淵其北石崖截然壁立亦南迤東迴有山巋然峙于水南名葩異卉梅竹山茶經冬馥郁曰藏春塢新羅之時始置寺于北崖之上曰大

和西南起樓下臨淵水山橫野外海接天涯登覽  
之美最爲奇勝建文元年己卯春今國舅驪興伯  
閔公霽奉使至此觀其南樓已廢西亦腐撓駐節  
彷徨顧瞻咨嗟慨然有新構之志及還于朝未嘗  
暫忘越三年辛巳春判事安君魯生出按是道詣  
公辭公語其事安君對曰敢不敬蚤夜新起此樓  
以無忘公勤旣之部令行政肅乃募游手乃斷乃  
陶知州孫君光衍悉力監督不煩于民不月而營  
規模制度視舊益壯其秋驪興公又奉御胎將安  
于星山謂予曰樓臺亭觀之設雖若無關於政治

然時遊觀而節勞逸無國無之蔚之大和樓固一  
方之奇勝也予惜其廢壞若有累於治平之世嘗  
囑按廉已新之矣今予又奉使往其道是不可無  
文以記予無讓予惟此樓聞於國中久矣然以其  
在於窮遐絕塞之上故其登覽嘯詠者非廢棄羈  
旅之士則按轡剖符典一方宰一邑者爾其居宰  
執近密者一往過之亦鮮矣况以國舅之尊秩崇  
侯伯又嘗位冢宰揔百揆如公之比者一二年閒  
節鉞再臨自有此樓以來不知亦嘗有乎否也公  
風神清朗襟韻超逸文行節義表儀朝著雖處富



貴而雅談閑適之趣不少變吾想夫公之登斯樓也洒落之懷與風月雙清恢廓之量與海水同大此公所以樂之而不忘也公推此心以與一國同樂吾民其庶幾乎吾安得陪公而往從公之後登覽寓目觴詠其上而備記其勝槩乎辛巳冬十月有日記

月波亭記

善州之東五里許有津曰餘次自尚之洛水而南流者也賓旅之由尚而之南州者亦至是帖焉實要衝也津之東有小山臨峙者全人李君文挺爲

宰始構亭號月波歲久已廢矣建文元年春今國舅驪興伯閔公奉使過此惜其廢久而無能新之者也既還大寧崔君關適宰是邑公命新構崔君樂從之下車數月政修人和更相地于舊址之北石崖之上爽塏奇秀尤得其勝不欲煩民乃募僧徒八月始事十月告訖其梓人即營漢城新宮都料匠也故其制度頗極巧麗且爲燠室以待賓旅之宿越三年秋崔君以司水監召還于朝驪興公又陪御胎往安于星山將再過此徵記於予欲歸以揭之予詢其迹於崔君崔之言曰亭之上下雅

松鬱然石崖嶄然長江經帶乎其前大野紆餘於  
其外閭閻撲地煙火相望善之邑也耕牧漁樵歌  
謳相答偃僂絡繹於其野者善之民也西南天割  
川陸渺漫雲煙變態氣像千萬至若江清月朗人  
影相涵靜如沉璧動如躍金橫如素練直如卧塔  
冲融晃朗天水一色此月波之所以得名而尤此  
亭之一奇也北望有山鬱乎蒼蒼是昔王氏太祖  
徂征新羅駐蹕所也雄風壯氣至今凜凜直與高  
山流水而無窮登此亭者亦不能不爲之遐想者  
也若夫驪興公以國舅之尊冢相之貴再來于此

登覽嘯詠以寓高尚之趣斯亭之幸爲如何哉予  
聞之書以爲記辛巳冬十月有日記

信齋記

同寮叅知韓公號信齋朝使端木先生隸其扁且  
敘之甚悉持以示予仍徵記叅知吾宗宅相也親  
善旣久又爲同寮義不可以不文辭夫人性即天  
之命也天之命元亨而利貞於穆而不已者誠也  
其賦於人則爲五常之性而有仁義禮智信之名  
聖人性焉純乎天也學者必勉焉然後能實其性  
之德所以能勉而實之者信之爲也非由外鑠非

假強爲本具於性分之中但患夫人蔽於欲而不  
力爾蓋天之誠即是四德之實其在於人亦爲實  
心仁者惻隱之理而實其惻隱者信也義禮與智  
莫不皆然誠不離乎元亨利貞信豈外於仁義禮  
智哉以我實心施於事物無所爲而非真也無所  
感而不應也大而天地幽而鬼神微而昆蟲皆可  
以信感而動之也而况於人乎夫天地萬物本一  
理也以在我之實心觸在彼之實理妙合無閒捷  
於影響書稱至誠感神易言信及豚魚蓋謂此也  
凡學者修己之方人君爲治之要尤莫切於此故

孔子教人則曰謹而信又曰主忠信言治國則曰  
敬事而信曾思孟相授著書亦莫不拳拳致意焉  
洙泗輟響變詐日興寥寥漢唐知者鮮矣至宋程  
子乃曰循物無違又曰以實之謂能發前賢未發  
之蘊甚有切於學者然非指在性之本體乃就切  
於學者之事指其接物之用而言之者也嘗因是  
而論之物各有理人同此心無非實也火之就燥  
水之就濕物之實理也謂水潤下謂火炎上人之  
實心也欲用火則必以燥而燎之欲導水則必自  
卑而疏之然後施功易而事可成所謂循物無違

者然也設有人問火吾語之曰熱問水則吾語之曰冷是竭吾實心而語之也人於是執火而手熱飲水而齒冷則以吾言爲實而非妄矣苟不以實心告之謂火曰冷謂水曰熱人必謂我爲妄矣所謂以實之謂者然也事君親交朋友日用動靜之間應事接物之際無所往而不出於實心則其爲信也大矣動天地感鬼神亦可馴致之矣今公以是顏齋而自勉可謂知所本矣宜其處事精詳動作合義以見是於國人獲知於君上也若夫稽諸往古之轍施諸事功之懿者端木先生之取盡之

矣予奚容贅

息波亭記

松都西北衆壑之水會爲長江流入于海其渡處曰碧瀾近國故涉者衆近山故流駛近海故潮悍而涉者亦甚病國家爲置官以掌之濱江崖下舊有草樓掌渡者所寓也江接海天山橫野隴紆餘渺漫極目無際形勢之勝可謂最矣然以其爲爭渡之地而非游觀之所故往來者皆芒芒焉惟利涉是急故未暇登覽而寓目也壬午之秋鐵城李公杖鉞而來觀察右道弭節于此顧瞻咨嗟乃陟

崖上相其攸宜芟榛棘剗砂土乃構新亭扁以息  
波蓋欲壓勝以利病涉者也巡觀之暇必來憇息  
至輒信宿吟哦忘返且次前人草樓詩韻以寓其  
志亭之勝槩視舊草樓不啻十百倍蓰矣越明年  
夏見代而還請予記予不敢辭公天性仁厚樂善  
不倦自幼慨然有志節嘗慕范文正公先天下之  
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語常自誦詠以自期  
待故其文武才略中外聲績卓卓不羣足以追配  
范公而其胷中之天亦與范公同其大矣夫岳陽  
樓天下之勝槩凡寓目者可悲可娛皆係所感而

范公憂樂則獨關於天下今公於此亭既得以與  
人同其樂且推其憂於息波是其心之憂樂皆在  
於及人而不係於一己者可見矣詩曰惟其有之  
是以似之他日處廟堂之上輔相之烈憂樂之効  
不使范公專美於宋亦可卜之矣

林亭記

吾同年大司成丹陽張先生能以明經訓後學故  
其立於朝或留或遷常為國學長官其風度飄然  
其襟懷灑然脫塵俗氣雖在簪組而有山林之態  
繇其函丈而出為大夫士者所至林立永樂元年

之夏予知成均濫廁其右聞其講說經旨議論詳切精粗本末指陳無遺森然有法度年踰六旬而其剛志挺然不少衰一日語予曰竹州吾外氏之桑梓也吾家世居之有壥而廬有田而耕松栗梨棗桑柘之木繞屋扶疎蒼蔚成林下開方沼植以荷花吾將掛冠歸老于茲以送餘齡於茂林清樾之下故以林亭自扁請暢其義予惟吾夫子之言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蓋言有本者其發達之必易也夫地道之於樹植其根而生其萌則其發榮滋長不疾而速苟無牛羊之牧斧斤之尋則其修

暢蕃茂日增月加不數年間鬱然深秀而成林風霜屢變歲月既遐千章老幹茂密參天雖閱千歲而不仆是有本者如是也人之種德亦猶是焉操存以立其本涵養以達其支積之深厚持之悠久則其英華之發現於面背餘慶流於子孫立言垂於不朽若其發而措諸政事亦足以庇當世而裕後昆非若視陰玩愒苟循目前者之所爲也故詩人之詠衛文公者有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說者以爲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如此先生所以自扁者其亦此意也歟先生曰得之矣

爰書以爲記是年秋八月初吉

東文選卷之七十九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10 rows. The text is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The table structure is as follows:

